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崇禎朝野紀

第一卷

毅宗烈皇帝為光廟第五子，母選侍劉氏，後追謚為孝純太后。萬曆三〇八年庚戌二月二〇四日卯時生於東宮，孝純早逝，撫育於李莊妃。天啟二年九月，冊封為信王。七年二月，就外邸成婚，冊妃周氏，是為烈皇后。后為兵馬司周奎之女。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，後封嘉定伯，熹廟病亟時，魏璫方張盛，中外危懼。上在信邸，為魏璫疑忌，常稱疾不朝謁。至是，召入見，諭以吾弟當為堯舜，上懼不敢當。但言陛下為此語，臣應萬死。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為托，又言忠賢宜委用，上益懼求附。至八月甲寅日，熹廟已寔駕，諸奸秘不傳；翌日，凶問彰露，始宣皇后懿旨告外。逆璫遣涂文輔等迎上入宮。上危甚，袖食物以進，不敢食宮中物也。是時，群臣無得見上者。上乘燭獨坐，久之，見一闌攜劍過，取視之，留置几上，許給予賞。聞處邏聲，勞苦之。問左右欲給以酒食，安從取乎？侍者對：宜問之光祿寺，傳令旨取給之，歡聲如雷。以二〇四日即皇帝位於中極殿，受百官朝，朝時天忽鳴。諭免召買香燭，節省三萬餘兩，加恩文武軍民人等，賞賚守邊官軍，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〇萬兩，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〇萬兩，工部二〇萬兩，光祿寺三萬兩，順天府搜括稅契等項銀一萬兩，各速給發。

內閣奉上傳：凡本內遇天地、祖宗、列后字樣，俱要出格，朕不敢與天地、祖宗並，傳示遵行。

上一日御便殿，閱章奏，聞香煙，心動，疑之，出步階城間乃定。詢內官此自何至？曰：「宮中舊方。」上叱毀之，勿復進。太息曰：「皇考、皇兄皆為此誤也。」

九月甲子朔，太監魏忠賢乞辭廠務，不允。奉聖夫人客氏，準出外宅；給寧國公魏良卿、安平伯魏鵬翼鐵券；太監李永貞疏病，準回籍調理。

客氏既奉旨出宮，於五更衰服赴梓宮前，出一小函，用黃色龍袱包裹，皆先帝胎髮、痘痂及累年剃髮、落齒、指甲等焚化，痛哭而去。後奉旨籍其家，命太監王之政嚴訊之，有宮人有娠者八人，蓋出入掖庭，多攜其家侍媵，冀如呂不韋、李園事也。上大怒，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後，仍僇屍凌遲。子侯國興伏誅。客光、客先、客璠、楊六奇等永戍（光、先、璠皆客氏兄弟，楊六奇忠賢之婿）。忠賢肆惡，皆與客氏同謀成之，其危中宮、害裕妃、成妃，用王體乾，殺王安，皆客氏之造意也。

上初即位，所以優禮客、魏者，一如熹廟，而潛邸承奉，盡易以新銜，入內供事；其李朝欽、裴有聲、王秉躬、吳光承、談敬、裴芳等，次第準其乞休。逆賢羽翼剪除一空，復散遣家丁，然後黜逐；逆賢肘腋大姦，不動聲色，潛移默奪，非天縱神武，何以能此！

四大朝，廷臣俱用朝衣、朝服，內閣則否。惟歲除祭中溜之神，司禮監掌印代行祭禮，奏請祭服服之。大朝，止磕頭呼萬歲而已。逆賢擅政，凡遇大朝，與王體乾下至牌子等，俱潛用朝衣冠，於乾清宮大殿內，炤外廷儀制行慶賀，山呼禮贊禮。內閣一如鴻臚班首，亦致詞焉。後魏良卿晉封，逆賢改戴貂蟬冠，位王體乾上，烈皇登極，逆賢欲仍熹廟行禮，繼而憚上英明，止用本等服色，同眾叩頭呼萬歲。

御史楊維垣疏論崔呈秀依附魏忠賢，立志卑污，居身穢濁。上答以諸臣俱經先帝簡擢，不得妄詆。御史賈繼春參崔呈秀以聽勘御史，未及二年，驟加官保，賣官鬻爵，貪淫穢跡，不可枚舉。田吉以殿試而被懷挾之參，瓦全已幸，乃二載曹郎，而尚書極品，叨名器如承蜩單明詡，踰期主政，而督撫侍郎，取節鉞如拾芥。此又哄破士林之口，應聽自裁。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。一正士習，比來上氣漸卑，惟以稱功頌德為事，如廠臣魏忠賢，奏疏不書姓名，盡廢君前臣名之禮。祝釐遍於海內，奔走狂於域中，士風之卑，莫此為甚。一糾官邪，如尚書崔呈秀，貪橫無恥，臺臣雖悉其概，其惡實罄竹難書。一安民生，立枷之法，爰書未定，而命已斃，廠衛深文，株連蔓引，慘酷不忍言。一足國用，今之助餉，充塞滿路，祿費不支，又如忠賢生祠，在在創立，費不下百萬，及今變賣，尚可得數〇萬金。兵部主事錢元愨疏言：巨奸崔呈秀，雖已鋤去，然呈秀之惡，皆緣藉魏忠賢之權勢。忠賢以梟獍之姿，供綴衣之役，先帝念其服勤，假以事權，群小蟻附，稱功頌德，遍滿天下。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，列爵三等，昇於乳臭。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，遍列私人，分佈要津。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，輿珍輦寶，藏積肅寧。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，動輒傳旨，箝制百僚。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，誅鋤士類，傷殘元氣。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，陰養死士，陳兵自衛。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，廣開告訐，道路以目。幾如則天之羅網結網。天佑國家，誕啟聖明，然羽翼未除，陰謀未散，可漫焉不加意乎？至魏良卿輩，既非開國之勛，又非從龍之寵，安得玷茲茅土？又如告訐獲賞之張體乾，煨煉驟貴之楊寰，夫頭乘轎之張凌雲，委官開棍之陳大同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，寧國契友之白太始等，■■忠賢之爪牙鷹犬，俱宜明正其罪，或放或誅，則奸黨肅清矣。御史吳尚欽疏言：賊臣之身已去，賊臣之惡未暴，呈秀鬻身與援之門，入賓閣寺之幕，不顧笑罵，稱功頌德，天下幾不知有廉恥。文馬之呼屢斥，朝陽之音罕聞。天下幾不知有名節。疏揭一人，家籍沒而身齏粉，人人重足，天下絕，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，乃與奪情；天下幾不知有倫理。都察一院，而設四憲；臣在都一秩，而設兩產；天下幾不知有名位。甚者，先帝易賞將及，乃連章累牘，頒爵賞而列封蔭；群臣謝恩之日，即先帝賓天之日。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。故論及此，而賊臣之罪案定，廠臣魏忠賢之罪案亦可定矣。貢生錢嘉徵疏劾忠賢〇大罪。一曰並帝：內外封章，必先關白，稱功頌德，上配先帝，及奉俞旨，必曰朕與廠臣。二曰蔑后：皇親張國紀，未罹不赦之條，恨皇后當御前面折逆奸，遂羅織國紀，欲置之死，幾危中宮。三曰弄兵：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，忠賢外脅臣民，內逼宮闈，操刀厲刃，砲石雷擊，深可寒心。四曰無上：列祖、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，不許干與朝政，乃忠賢於軍國重事，一手障天，凡邊腹重地，漕運咽喉，多置腹心，意欲何為！五曰克削：藩封三王之國，莊田賜賚甚薄，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士田，膏腴萬頃。六曰無聖：先師為萬世名教之主，忠賢何人，敢建祠太學之側。七曰濫爵：古制非軍功不侯，忠賢有何功績，而襲上公之封。八曰邀邊功：遼左失陷，未恢寸土，為何封侯、封伯，聯鑣冒賞。九曰傷民財：祠宇遍天下，靡費金錢萬萬，敲骨剝髓，孰非小民之脂膏。〇曰褻名器：制科取士，慎重關防，忠賢所私崔呈秀之子鐸，目不識丁，竟玷賢書。疏入，俱報聞。先是，已準崔呈秀回籍守制，同時奪情者又有工部尚書李養德、延綏巡撫朱童蒙，俱準丁憂去。忠賢再疏引疾求退，準回私宅調理。寧國公魏良卿，改錦衣衛指揮使，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，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；尋有旨，安置忠賢於鳳陽，安置徐應元於顯陵。應元故信邸承奉，以從龍陞司禮，得忠賢禮，為之左右，上知之，故並得罪。

〇一月初四日，諭兵部：逆惡魏忠賢，擅竊國柄，蠹盜內帑，陷誣忠直，草菅多命，本當肆市，以雪眾冤，姑從輕降發鳳陽，豈巨惡不思自改，輒敢將素蓄亡命之徒，身帶凶刃，環擁隨衛，勢若叛逆。朕心甚惡，著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旂前去，扭解押赴彼處，交割明白；其經過地方，各該撫按等官，多撥官兵，沿途護送，所有跟隨群奸，即擒拿具奏，勿得縱容遺患。時官旂方出京，忠賢至阜城縣，聞信即自縊於飯店中。其名下隨身用事李朝欽同縊死焉。崔呈秀亦報縊於家。旋奉旨，各犯家產俱籍沒入官，各處生祠盡行拆毀，變價解京。其忠賢在京原賜第一所，命不必變賣，留俟東西底定，以賜有功之臣。榜曰「策勳府」。

夏允彝曰：烈皇不動聲色，逐元凶，處奸黨，宗社再安，旁無一人之助，較之世宗為更難。時在朝皆聞黨，莫發其奸，維垣首糾呈秀，始自相攜貳。然於璫仍不敢致譏。澄源、元愨乃直指璫罪，至嘉徵所言，更詳盡。璫不勝憤，哭訴於上，愈觸上怒，即放之出。至中途，偵知上必重處，遂自縊死。呈秀列姪妾，並羅列珍異酒器，縱飲一杯，即擲壞之，飲已自盡。天地再闢，皆上獨斷也。

嘉徵循循大雅，而以貢為縣令；元愨擢司鈐，澄源後與東林反唇，所行多不檢，以京察錮之，為善不卒。惜哉！

楊維垣又疏參魏良卿，奉旨：逆孽魏良卿，法當籍沒，著內外官將有名人犯拘究。僧浴光嚴緝必獲，其原籍肅寧家產，撫按嚴加封固，查明具奏。

當逆璫盛時，會以□萬金構一佛刹，延浴光為主僧，既敗，平時往來者，俱絕跡矣，浴光獨延之一飯。俄而，維垣參疏，詞及浴光，人盡為危之。浴光曰：吾不出，無以安此法屬，挺身赴京。維垣見之，大驚曰：不意即師業，上疏矣，奈何！前此，維垣曾求光薦引於實，光卻之。至是，色沮，恐其吐實。光殊無此意也。夫以出家學道人而受逆璫之供養，其人固無足取，然視維垣輩，身列衣冠，而前後反覆，始則鑽穴呈身，繼則參論以博名高，其人之賢不肖，相去又何如哉！

刑部為遵旨會議事：奉旨逆魏忠賢掃除厥役，憑籍寵靈，睥睨宮闈，荼毒良善，非開國而妄分茅土，逼至尊而自命尚公，盜帑弄兵，陰謀不軌。逆婦客氏，傳遞消息，把持內外。崔呈秀委身奸闈，無君無親，明攘威福之權，大開縉紳之禍。無將之誅，自有常刑，既會議明確，著行原籍，忠賢於河間府戮屍凌遲，呈秀於薊州戮屍斬首，仍將原書刊布中外，魏志德等俱發煙瘴地面，永遠充軍。

罷蘇、杭織造，諭曰：封疆多事，徵輸繁重，朕甚憫焉。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，重因此一方民。俟東南底定之日，方行開造，以稱朕敬天卹民之意。

撤回各邊鎮守內官。諭兵部曰：軍旅大事，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，矧宦官觀兵，古來有戒，今於各處鎮守內官。盡行撤回，一切相度機宜，約束吏士，無事修備，有事卻敵，俱聽督撫便宜調度，無復委任不專，體統相軋。各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，務殫竭忠畫，以副朕懷。

諭吏部：魏忠賢、崔呈秀天刑已殛，臣民之憤稍舒，而詔獄遺魂，猶然鬱錮，含冤未伸，著部院並九卿科道，將已前斥害諸臣，從公酌議，採擇官評；有非法禁斃，情最可憫者，應褒贈即與褒贈，應卹蔭即與卹蔭。其削奪牽連者，應復官即與復官，應起用即與起用。有身故捏賊難結、家屬波累羈囚者，應開釋即與開釋，勿致久溼，傷朕好生之意。至元年三月，吏部始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，贈卹有加（詳於後載）。

刑部奉旨：廠衛深文附會緝練，朕深為痛恨。耿如杞著與開復原職，胡士容、李柱明俱改擬發落，方震孺、惠世揚著九卿科道會議。耿以不拜逆祠得罪；胡任薊州兵備，為崔呈秀所陷。李任戶部管倉，誣以盜米被獲。逆璫以此敘功。方以封疆，惠以移宮，皆誣坐大闕。至是俱得釋，而部院初猶擬方、惠二人改斬為戍，再擬始準復官起用。云如杞疏，言撫臣劉詔上建祠疏，怪臣不肯呈詳，乃取忠賢像懸之喜峰，見者俱五拜三叩頭，呼九千歲。臣見其像。冕旒，也半揖而行，詔即馳報忠賢，參臣逮問矣。臣入鎮撫司，許顯純酷刑所加，甚於盜賊反叛，懸坐賊六千三百兩，家資變盡，親友代完，乃得送刑部問成大闕，押赴市曹者，日日有聞。幸遇皇上出臣於獄，準復原職，乞容臣回籍調理。奉旨著即銓補優缺，以旌直氣，不必陳請。方震孺亦具疏，陳被誣始末略云：縉紳之禍，至臣等而極；今既荷雨露之恩，宜永消報復之念；若纔作藩籬之囚，便又種園扉之果，願以之為被罪諸臣規；既遇聖主，攀麟鳳者，建樹固奇；狎鷗鷺者，夢魂亦穩；假使逆璫不遭天譴，即燻伏空山，得安枕乎？又願以之為廢棄諸臣規，猶有請焉，逆璫秉政，最喜深文；經廠衛者，冤苦固多，即不經廠衛者，冤苦亦復不少。且恩詔減等，齊民得之猶易，縉紳得之反難。臣在獄與諸臣累言，倘異日蒙生，必以此情控於皇上。今既邀高厚，敢負此心哉！乞敕下法司，從公盡數，公審一番。此又臣附於工督芻蕘之後者也。

監生胡煥猷疏論大學士黃立極、施鳳來、張瑞圖、李國楹當忠賢專擅，揣摩意旨，專事逢迎，省直建祠，各撰碑稱頌，宜亟罷；並糾各撫按之請建祠者。奉旨：下刑部問。刑侍李若珪輒引臥碑生員禁言亭律論杖除名，四輔各具疏辨，託言忠賢碑文，使其食客遊士自為之。至於取旨褒贊，則文書官稱上命稟擬，臣等不能盡職，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徊其間，冀有毫髮之益於國，亦少盡區區之心耳。並引陳平、周勃、狄仁傑事。上優答之。未幾，四輔相繼去位，惟國楹陸辭，疏言煥猷書生，義憤勃然，自今觀之，其言有一不行否？用其言而棄其人，何以發忠義之氣？願還之胄監以作敢言。從之。人謂高陽此舉，猶見相度，勝同事諸人多矣。四輔既被劾，義難久留，因合疏請杖下，上允之。令部院會推，以□人名具題。是時，逆璫餘孽未滅，邪議尚存，上明聖，知列名前後，不無意識，乃儲名金瓶中，對天焚告，行一拜三叩頭禮，以筋夾之，首得錢龍錫，次李標，次來宗道，次楊景景。輔臣以天下多事，叩頭求廣一二。上乃復夾得二，則周道登、劉鴻訓也。未幾，來以署部時為崔呈秀之母請卹，有「在天之靈」語，為言路所糾；楊在掌院時有頌疏，上益疑會推之不足信，始從眾望，特諭召起舊輔韓蒲州矣。

御史楊維垣既疏參崔呈秀擬與群奸共收餘燼，力持殘局。時已差河東巡鹽矣，掌道安伸疏請留佐大計，凡削籍諸臣，雖屢奉起用之旨，維垣一手握定，百才阻遏，其遊移兩歧，及本邪黨而偶被逐者，始為推轂。於是，編修倪元璐上方隅未化、正氣未伸」疏，略曰：凡攻崔、魏者，必列東林為對案，曰邪黨；以東林諸臣為邪人。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、魏之輩？崔、魏而既邪黨矣，向之劾忠賢、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？且天下議論寧涉假借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；士人行已，寧任矯激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。自以假借矯激，深咎前人，而彪虎之徒，公然毀裂廉隅，背叛名教。於是乎，連名頌德，生祠匝地矣。大頌德不已，必將勸進。生祠不已，必將呼嵩。猶寬之曰：無可奈何，不得不然耳。充一無可奈何、不得不然之心，又將何所不至哉！今大獄之後，湯火僅存，猶以「道學封疆」四字，持為鐵案，深防報復，竊以為過計也。未因為舊輔韓爌、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，請賜召用；又言鄒元標宜易名，海內書院宜修復；維垣隨出「詞臣持論甚謬、生心害政可虞」疏糾之。倪復出「微臣平心入告、臺臣我見未除疏」略云：維垣折臣，盛稱東林，以東林之護李三才、熊廷弼也。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□四大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？且當時之議於三才也，特推其揮霍之略，未嘗不指之為貪；於廷弼也，特未即西市之誅，未嘗不坐之以闕；則猶未為失論、失刑也。今以忠賢之窮凶極惡，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、廠臣不愛錢、廠臣為國為民，何況三才以虎彪之交結近侍，律當處斬。初擬止於削奪，豈不驕兒護之。維垣不聞駁正，又何尤昔人之護廷弼。至行賄之說，自是逆璫借以為楊、左諸臣追賊地耳。初擬以移宮一案殺諸臣，及獄上，而以為難於坐賊，再傳覆訊，改為封疆派賊毒比，此天下共知者。奈何尚守是說乎？王紀以參沈淮忤逆璫，而譴斥；文震孟以薦王紀而降削；均得罪於璫者耳。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驢之輩，較超階層級者，孰為榮辱？自此義不明，於是畏破帽策蹇驢者，相率為頌德建祠，希蟒玉馳驅者，遂呼父、呼九千歲而不顧矣。逆璫毀書院，逐正人，箝學士大夫之口，自鄒元標以偽學見驅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。學宮之席，儼然揖宣聖為平交；使講學諸臣在，豈遂至此？維垣以無可奈何之心，為頌德生祠解嘲，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請臣，便以為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？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，使從叛逆，諸臣亦以為無可奈何俯首從叛乎？初疏入，平湖施鳳來擬票，有「持論未當」之旨，蓋猶堅持璫局也。至再疏入，上親覽心動，得奉俞旨，維垣輩毒網始無所施。人謂二疏實為廓清首功云。

御史高宏圖疏言：魏忠賢亂政竊權，謀為不軌，廷臣但指為奸，皇上暴其罪狀，名之以逆，從此凌遲戮屍，頒布爰書，而案始定。彪虎怙寵，毒害忠良，法司初擬未減，皇上列其顯惡，敕用重典，從此論斬遣戍，明著讞詞，而案始定。若夫傾危社稷，搖動宮闈，顯稱擁衛之干戈，爭作反叛之羽翼，如劉詔、劉志選、梁夢環者，罪實浮於虎彪，詔以天子憲臣於忠賢像呼九千歲，行五拜三叩頭禮，非倡逆九邊使效尤乎？又於先帝彌留日，遵化教場點兵，更置將領精甲良馬，皆忠賢頒賜家丁，直接都門，非大聖人出而內應外合非詔而誰？先帝在宮，無驪褒之寵，凡魚貫而進者，非忠賢所貢，概行殘害，俾后父張國紀，志選、夢環連章糾劾，一旦易后謀成，兩賊為華歆矣。志選僅與潘汝禎同削，夢環弗與。倪文煥同逮，則閣臣票擬模稜，非所以為訓也。奉旨，志選、夢環，撫按提解，劉詔先行革職。

御史葉成章疏言：李實督造蘇松，參楊、姜，坐以賊；巡撫周起元力救之。起元參道臣朱童蒙，實遂潛於忠賢，削逐起元，橫坐以關說公事，串入周順昌、高攀龍、周宗建、李應陞、繆昌期、黃尊素，而一網之，緹騎四出，械繫相續，概送鎮撫司，而許顯純操其生殺之權矣。李實構於外，李永貞織於內，顯純下此辣手，即舉四凶立磔於西市、未足償七臣之命也。

上即命磔魏忠賢、客氏，斬崔呈秀，即命定附逆諸臣罪。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有□孩兒、五虎、五彪。奉旨：法司會議具

奏。虎為吳淳夫、李夔龍、田吉、倪文煥，其一則霍維華也。維華廣佈神通，遂以已死之崔呈秀代之。彪為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崔應元、楊寰、孫雲鶴。時刑部尚書蘇茂相、左都御史曹思誠、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，皆與璫黨者，香火情深，曲加護持，引職官受財枉法律，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。倪文煥追贓五千兩，吳淳夫三千兩，李夔龍、田吉各五千兩，解助邊餉。田爾耕、許顯純，引職官胡勘平人困而致死律，斬監候處決。崔應元、楊寰、孫雲鶴，引同僚官知情共勒減等發邊衛充軍，讞上，輿論不平甚。惟時，劉志選、梁夢環以誣論張國紀，傾搖國母；薛貞以枉殺劉鐸；皆相繼論列逮問，而內外蒙徇，起解無期。給事中曹師疏言：虎彪為逆璫腹心，同惡相濟，按以交結之律，寧有首從之殊，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，乃為諸奸出脫，其監候必於原籍，充軍必於附近，物議沸騰，豈曰無因？今劉志選、梁夢環、李永貞，並奉旨提問，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，以護虎彪者護諸奸也。御史吳煥疏言：昔年被禍諸臣，朝聞命而夕就戮，至不敢入與妻孥訣。今虎彪諸奸，雖屢奉明旨，而詔書掛壁，優游任意，如劉志選、梁夢環、曹欽程輩，或燕處家園，或潛藏京邸，輿援有靈，朝廷無法。薛貞以堂堂司寇，為璫黨劄子，抗不赴逮，公然疏辨，蔑法甚矣。於是，再奉嚴旨，勒限嚴催起解云。時新咨科道考選命下，彈擊璫黨無虛日，璫所援用之大僚黃立極、周應秋、郭允厚、孫傑、陳九疇、阮大鍼、呂純如等，咸次第撤回，虎彪與諸奸始得逮問正法，次年遂定逆案，頒行天下。

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，高攀龍兵部尚書（後加贈太子少保）、楊璉右都御史（加贈太子太保）、左光斗右副都御史（贈加太子太保）、周起元兵部侍郎，周順昌、魏大中俱太常寺卿、李應昇、周宗建、黃尊素、袁化中、吳裕中、夏之令，俱太僕寺卿。周朝瑞大理寺卿，繆昌期正詹事，萬燦光祿寺卿，蔭一子入監讀書，照品級賜祭葬。丁乾學侍讀學士，顧大章、劉鐸太僕寺少卿，張汶刑部員外，俱賜祭葬。奉旨高攀龍等守正捐生，貞魂久鬱，既經分別贈蔭，準如議行，以昭朕顯忠勵世之意。

以熹廟梓宮發引，廷試進士改於四月初二日。上留心策士，是日，籲天祈得真才，又將進呈三卷六卷並儲金甌中，以金箬夾之，首得劉若宰，遂定為狀元。

按宏治乙丑科廷試，孝宗皇帝亦焚香告天於後宮；是科所得名臣，惟顧鼎臣、崑銑、黃鞏、魏校四人，以文章品望著；方獻夫以議大禮顯，嚴嵩以貪奸敗，今戊辰科所得如汪偉、金鉉、王章、吳甘來、周鳳翔、徐汧、李夢辰、胡守恆、史可法、金聲、劉之綸、徐澤，皆以死節著，似勝於宏治矣。而是科亦有宋企郊，以首先降闖賊，聞其他失節敗類者，亦尚有人也。是科以登極恩，中進士三百五十二人，房考二百二人，科臣有帶都察院副都銜者，尚依逆璫亂政時所加，然序列仍在翰林編簡後。

三朝要典一書，乃逆璫顧秉謙、崔呈秀、馮銓等迎合魏璫意，借題以實諸正人罪者也。其所指罪魁，紅丸則以孫慎行為首，移宮則以楊璉為首，挺擊則以王之寀為首。當日名賢，一網俱盡於此。至是，倪元璐請毀之。疏云：「挺擊者，力護東宮；爭瘋癲者，計安神祖；主紅丸者，仗義之言；爭紅丸者，原心之論；主移宮者，弭變於幾先；爭移宮者，持本於事後；各有其是，不可偏非，既而楊璉二罪之疏發，魏廣微輩門戶之說興，於是，逆璫殺人則借三案，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。經此二借，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。故凡推慈，歸孝於先皇，即頌德稱功於義父，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，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。於是，諸奸始創立私編，標題要典，以之批根；今日則取正之黨碑，以之免死，他年即上公之鐵券，由此而觀，三案者，天下之公議；要典者，魏氏之私書；夫以闈寺之權，屈役史臣之筆，亙古未聞；當毀一。未易代而有編年，不直書而加論斷；若云彷彿明倫大典，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，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，悖逆非倫；當毀二。矯誣先帝，偽撰宸篇，假竊誣妄；當毀三。又況史局將開，館抄俱備，七載非難稽之世，實錄有本等之書，何事留此駢枝，供人唾罵；當毀四。」

奏入，上即欲將要典焚燬，內閣來道宗擬旨，這所請關係重大，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。御筆於具奏下增「聽朕獨斷行」五字。既而，眾議僉同，奉旨即行焚燬矣。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，繼以痛哭，復上疏極言不可毀之故。於是，張承詔、吳煥、吳玉等連疏參之獬，語皆絕快；而蕭山輩居中竭力調護，僅票旨回籍，至次年定入逆案中。

朱文肅曰：甚哉，小人之愚，自供罪案，又代為他人發揚盛美也。要典一書，先列爭者之疏，附以史斷，曲詆妄言，無所不至。然後附以駁者之疏，其人則楊維垣、趙興邦、徐大化、劉志選、崔呈秀也。由今而觀，五人之肉足食乎？骨之臭可洗乎？前之爭者，或死或廢，其疏稿未必盡存；其子孫未必能一一搜集；而要典收之略備者，借天子威靈，既藏內府，又遍散民間；未幾，內府毀而散者不可收，人皆得而見之。於爭者無不嘆賞，於駁者無不唾罵，而史臣數語，段段可恨可羞，穢莫加焉，罪莫甚焉。殆天奪其魄，自投穢廁中，沒頂不可援也。五人既坐大誅，其二又嬰大僇，此外又有如劉廷元，岳駿聲，霍維華，才皆可為，皆入其中，吾惜逆賊既害多少善人，又累多少才人，故立身者不可不察。總之，功名之念淡，則思過半矣。

按：文肅此論暢矣。然似微為劉、霍致惜者，亦知倡「瘋癲」二字以護挺擊者廷元也，首開通內之徑，陰導逆璫戕善類者維華也；即謂之才，亦小人之才耳。何足言。

御史毛羽健疏參阮大鍼先後舉主，前則五虎之倪文煥、後則孫之李魯生，非黨邪確證乎？甲子歲，營吏垣之長，恨越南呈不與，而與魏大中遂拜忠賢為義父，而南星戍死，大中慘死，非害正確誣乎？若通算一疏，力詆左光斗，極罵周嘉模等臣；言過懸一疏，復力薦之，非陽附正人以掩其黨邪害良之確證乎？至屈指待皇祖之龍陞，非大逆不道乎？初，大鍼以附璫陸光祿卿，見璫敗，因上「合算七年通內諸臣」一疏，以惠世揚申汪文言通王安，並及諸人，冀掩其諂附之醜。至是被告，即奉「大鍼前後番覆、陰陽閃爍。著閑住」之旨。蓋長山所票也。大鍼因恨長山，遂私通內廷，暗布蜚語以構之。不久即得罪去。

御史任贊化、吳玉、鄒毓祚、鄧英、毛羽健等，連疏參楊維垣把持朝政、黨邪害正諸罪，已奉旨下部議處斥革矣。至是而前任尚寶卿黃正實上「除惡務本」疏，略云：結交內侍，明律森然，乃虎彪肆行，而子孫蟄集，究其所為，作俑者魏廣微、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。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贊見，既而逢迎廣微，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，貪綠督理大工，日奉魏忠賢色笑，克減工銀無算；最後私受銅商厚賄，挪借借薪司錢糧二萬兩；拂忠賢之意，罷令閑住。及睹逆局將敗，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，為番身轉局地。自今大化、維垣雖奉譴斥，潛居輦轂，日與閹宦往來，世界翻雲覆雨，已三轉於大化之線索，何叵測也。時，蕭山票旨，有「不必苛永」句；御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，徐大化著回原籍云。

先忠毅與周宗建輩七公之逮也，由於織監李實之疏。李實已逮大辟矣，一日上召對時，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啟濬問曰：李實一案，有疑惑無疑惑，有闇昧無闇昧，啟濬對：九卿科道會問，據實回奏。上曰：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。啟濬對：實與李永貞構殺七命，不刑自招。上曰：豈有不刑自招之理。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。王永光對：初亦李實不肯承，及用刑，然後承認。上曰：重刑之下，何求不得。李實為魏忠賢迫取印信，空本令李永貞填寫，如何含糊定罪？啟濬對：威福出於朝廷，一憑聖裁。上曰：持法要本，朕豈為李實、五虎、五彪輩，緣何不問他，決不待時。後一日，召對，上特攜李實原疏，斥閣臣曰：此李實參七臣原疏也，卿等可詳細觀看，是殊在墨上，墨在硃上。請臣詳覽久之，俱對以果是墨在硃上。上曰：可見是空頭本，覆命傳與九卿科道遞閱畢，於是，宣閣臣改票李永貞不待時，劉若愚次一等，李實又次一等。

按：李實空印本是矣，安知非實預為後日卸罪地，故作此先朱後墨之伎倆耶？時為實齋奏者司房孫陞，何不即提之詰問，窮究到底耶？又何不取實平日入奏之本校對筆跡異同耶？縱云填寫出於永貞，次一等足矣，何至又次一等也。王永光俯順上意，小人故態，不必言；丁啟濬身列司寇，不能執法廷諍，乃以「威福出自朝廷」一語卸責，閣部科道亦俱無一言糾正，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。明主可以理格，時遜之尚在童年，同難諸子亦無一人在京，執奏者使冤對未償，大法未正，痛哉！至虎、彪何以不問，決不待時耶？天語瑯瑯，諸臣置面顏於何地？當時謝此案為司寇蘇茂相，竊謂其罪不減虎彪也。厥後三法司會審虎、彪諸奸，始定大闢者，主稿屬掌道蔣公允議筆，始無失刑矣。

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，三年月，陞玉帶隨堂秉筆，賜坐蟒凳，幾匝月，五選皆由逆賢心腹掌班劉榮所薦，凡戕害正人，造謀實由外廷線索，永貞即非助近殺人之人，然其心地可概見也。七年八月，上即位，即告病，未允。至九月初七日，始準辭。月

初二，即自砌於私宅小院穴牆以通飲食。二□六日，聞逆賢允辭，始出牆見人。蓋初求退，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，擯退逆賢，從新另做世界。至應元亦退，永貞始手忙腳亂，密託心腹掌班丁紹呂等，饋王體乾、王永祚、王文政每人銀五萬兩，三人畏永貞反覆，懼上聖明，都不敢收。□一月□七日，各進獻御前。是日晚，永貞不自安，密具鞍馬逃走。二□六日，奉旨降淨軍，發承天顯陵安置，舉家驚惶無覓。至□二月初九日，永貞外宅得報信人，持永貞親筆取盤費，即拿獲奏聞，著押赴顯陵。二月，又調發鳳陽。三月，以御史劉重慶疏參，提解赴北。六月二□日，會審引「奸邪進讒言佐使殺人律」斬決，不待時。二□七日，召對云：李實空本，永貞填寫，驗是墨壓硃，遂於□六日縛赴正義街斬訖。

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陞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，以致光廟賓天，實坐不赦之條，而甘為逆賢腹心，總督漕運，控扼江淮要害，與劉志選虎踞南北，遙為聲援，貪污慘刻，人人切齒。文陞在淮尤為縱肆，剝軍虐民，應行逮問。疏入，文陞拉同伴伏宮門，哭聲達帝座。上立拿首倡二監，同文陞各杖一百，俱降淨軍，發往孝陵，煥疏遂留中。

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為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、左光斗、繆昌期、周順昌、李應昇、周宗建、顧大章請建祠屍祝，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，礪樹成著朝端，揆厥致禍，非擊魏逆之奸萌，即禱崔賊之貪魄，觸凶抗忌，構端以陷之者也。彼時虐箠四張，群凶羅織，殞身破家之慘，無不為之號霜泣旱；冤憤實有同情。此時天日重開，褒爵賜蔭之恩，無不幸其潤枯，嘯稿昭揭，尤有同志；此各府士民相繼以屍祝請也。乞下該部具覆。特允本地建祠崇祀，庶忠魂大慰，泉臺直節，求光來祀。奉旨：郡邑鄉賢祠，原以俎豆示風勸，近來濫入太多，褻越巨典，殊非舊制。這修死諸臣，風節較著，著有司遵旨速祀，使士子曉然知忠孝之義，不必建祠。

擬此旨者，吳江次輔周道登也。實欲阻鄉人之建祠，故以送祀「鄉賢」為詞。試觀當時縉紳即庸祿致位、考終牖下者，何一不入賢祠？且入賢祠，止須地方官批行，何必舉旨哉？聞之前輩云：吳江本與璫黨臭味頗伎，嫉諸正人，憎及死骨，故不喜同鄉有此盛舉也。後經臺臣王道直、劉士禎論列，亦指及此，可見分論有在矣。故瞿稼軒云：是時先祖父有云：朝政日見清明，邪黨尚守璫局，如聖慮皇皇求舊，彼必力肆擠排；皇懷懇懇卹冤，彼必痛加況抑，有君無臣，且使人扼腕太息耳。噫！向非聖主獨斷，即一切卹典，亦安能亦如之優渥也哉！

御史黃宗昌疏言：逆璫竊柄，陰謀叵測，皆由懷祿固寵輩當先而逢，有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。如寧錦報捷，不過解圍自去，乃命爵論賞，即一毫無與者，皆陞官蔭子，濫至百餘人。國家名器，盡為逆闖收買，心復之物。此距先帝陞遐時尚旬日，或矯或否，半屬疑端。至三殿不日之成一敘，尤互古所無。先帝賓天，在八月二□二日，敘功行賞，在二□一日。先帝久已不豫，此正大漸之時，豈有安閒出詔之理？不聞此時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命大臣申論國事，乃以不要緊之事為大顧命乎？蓋逆賢此時雄心正熱，故預先竊命，巧結腹心，此皆魏氏官，非皇上官也。今日猶載偽器，立堂堂之朝，亦良心盡喪矣。奉旨：宗昌知矯偽有人，不妨指名奏來。宗昌因復奏言：臣只糾其事，不能盡憶其人，姑查邸報，列名直指之。因舉黃克纘、霍維華、邵輔忠、呂純如等六□人以對。大納先帝上仙之日，即諸臣謝恩之日。揚揚得意，以假為真。總之，皆所稱偽官也。於是，奉旨下部查核，凡殿功、邊功所加恩典，一概削除不敘，而爵賞始一清矣。

戶部韓一良疏言：皇上平臺召對，有「文臣不愛錢」之語。然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，何官非愛錢之人，向以錢進，安得不以錢償。臣起縣令，居言路，以官言之，則縣令為行賄之首，給事乃納賄之魁。今咎守令之不廉，然守令亦安得廉？俸薪幾何，上司督取既多，過客動有書儀，至考選朝覲，動費四、五千金。此金非從天降、非自地出，而欲令守令之不愛錢乎？至於科道，人號為抹布，言只要他人淨，不管自己污也。臣兩日來辭卻書儀五百餘金，臣寡交猶然，餘可知矣。此猶為有名之饋；臣則懼其以皇上之言路，為嚇人之腐鼠。若操一、二愛錢之心，當流水至矣。乞大為懲創，使諸臣視錢為汗、懼錢為禍，庶不愛錢之風可睹。至開之有源、導之有流，猶未敢深言也。疏入，上嘉之。因召對，出此疏，命一良高聲朗誦畢，付閣臣互閱。劉鴻訓奏：這弊有兩端：有交際，有納賄。上問：何謂交際？鴻訓奏：交際如親友饋遺，情有可原；納賄則希榮求罷，便不可以數計。上曰：一良所奏，大破情面，忠鯁可嘉！論部破格擢用。吏尚王永光奏曰：科臣露章，必有所指，乞令指出一、二重處，以為貪官戒。上召一良，指疏內「開之有源、導之有流」等語，可據實具奏。一良對：臣今未敢深言，待■插平後具奏。上又令指名。一良曰：此二語，蓋指事例言，若納賄等事，臣疏中原說風聞。上怒曰：難道一人不知，遽有此疏？限五日內指名來。一良回奏：參周應秋、閻鳴泰、張翼明、褚泰初。上又召一良面詰曰：周應秋等自有公論，張翼明已下部聽勸，何待爾參？復取前疏，反覆覽視，玉音朗誦至「此金非從天降」及「辭卻五百餘金」一段，擊節感嘆，聲厲臣鄰（？）。問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饋？一良對：臣有交際簿在。上固問，一良終以風聞對。上遂震怒，即諭閻臣曰：韓一良前後矛盾，前疏明明有人，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。劉鴻訓等合詞奏請再三，上愠曰：都御史不是輕易授的，要有實功。鴻訓再奏曰：臣不為皇上惜此一官，但為皇上惜此一言。上曰：分明替他說話，豈有紙上說一說，便與他一個都御史？復召一良面叱曰：所奏前後矛盾，顯是肺腸大換，本當拿問，姑饒這遭。

寧錦督師缺，廷推袁崇煥。崇煥赴任陛辭，上召對曰：封疆瀕陷，遼民塗炭，卿萬里赴召，忠勇可嘉，所有方略，可具實奏聞。崇煥奏：所有方略，已具疏中。臣受皇上特恩，願假以便宜，計五年而東■可平，遼可復。上曰：五年減■，使是方略，朕不吝封侯之賞。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。卿子孫亦受其福。崇煥謝恩暫退。時上亦暫憩便殿。給事中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。崇煥言：聊慰上意耳。譽卿言：上英明甚，豈可浪對？異日按期責功奈何？崇煥自覺失言。頃之，上再御殿，崇煥即奏：東■四□年蓄聚，此局原不易結，但皇上留心封疆，齊吁於上，臣何忍言難！此五年中，須事事應手，首先錢糧。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禎，令竭力措辦，毋致不充於用。崇煥又請器械，凡解邊弓甲等項，必須精利。上即諭工部署事張繼樞，所解各項，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，有不堪者，挨查究治。崇煥又奏：五年之中，事變不一，必須吏、兵二部俱應臣手，以當用之人即為選擇，不常用者勿為濫推。上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、兵部尚書王在晉，諭以崇煥意。崇煥又奏：以臣之力制東■而有餘，調眾口而不足，一出國門，便成萬忌；裡功嫉能，夫豈無人，即凜於皇上法度，不以權掣臣之肘，亦能以意亂臣之方略。上起立，佇聽久之，尋諭曰：卿條奏井井，不必謙退，朕自有主持。閣臣劉鴻訓等俱奏：請假崇煥便宜，賜之尚方。至如王之臣、滿桂之尚方，俱行撤回，以一事權。上然之，遂命傳示該部遵行。

王象乾以原官起用，總督宣大。陛見，上召同閣臣俱入檻內，去御案咫尺，蓋異數也。上曰：卿三朝元老，忠猷素著，見卿矍鑠，知袁崇煥薦舉不差，有何方略，可面奏來。象乾奏：臣年踰八旬，齒疏不能詳奏，所有方略，具在疏中。上固問之，象乾先言插漢、卜哈諸酋離合始末，因奏秦顏等三□六家今日應當與哈慎一同連結，可得數萬，安插薊鎮沿邊駐牧，為我藩籬，似亦可以敵插。上曰：觀插意似不肯受撫者。象乾奏：從容籠絡，撫亦可成。上曰：禦夷當恩威兼濟，不可專恃羈縻。閣臣劉鴻訓奏：聞酋知王象乾至，退去六百餘里。上即問退去在何地方？鴻訓不能對。象乾代奏：退去直北沙磧中。上又問：倘款事不成如何？象乾密奏夷情數百言。上始色喜。諭曰：卿年踰八旬，精力尚壯，卿撫插於西，袁崇煥禦■於東，恢復功成，皆卿等之力也。百官俱叩首退。

按：崇煥原知邊事難為，冀以款羈縻歲月，故舉象乾專主撫也。象乾既赴任，專任插酋撫賞事宜。舊例屬夷出馬，中國出綵繪，互相貿易，名曰馬市。虜中駒初生，繫其母於山頂；駒從下一躍而上者，留充馳驅；躍至半而踣者，殺以為食；孺不能躍者，則以與中國市。象乾建議彼既以驚馬相欺，不若卻其馬，以價之半予之。少司馬申用懋謂：所以市馬誠不堪用，然每歲徵馬以萬計，於彼不無少損，且以幣易馬，尚為有名，若無故斂幣予之，去歲幣幾何？又插數數甚奢，若遂損其數，彼未必聽命；塞外舊棄地甚多，盍以秦寧等地為請，能歸我舊疆，我當如所索；不能，然後減損其數，則我為有辭矣。時，象乾年耄，無遠圖，當事俱急欲成功，苟且從事，不半年而內犯，闖入大同，殺戮甚慘，撫卒不成，浪擲金錢幾□萬云。